

Link Easy

情系岭南

随“心”而为

——采访岭南学院学生校友协会创始人陈乐斯

本报记者 刘佳怡



陈乐斯，岭南学院2015届本科毕业生，以优异成绩获2015级金融专业保研资格；本科期间，创建岭谊校友联合会，曾在省统计局、国信证券、前海股权交易中心、中信证券研究所、北京中信证券投行部等单位实习。

创建“岭谊”
消除“局限”打破“壁垒”

说起自己创立“岭谊”(岭南学院学生校友协会)的经过,陈乐斯笑言,是中大的校友寻访活动给他以灵感。“大二时的暑假,我作为岭院寻访队伍的负责人,与大家一同采访了岭院的校友。他们都是CEO、总经理,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很多。”虽然当时每个学院有校友办、学生会和团总支都会定期为校友举办讲座之类的活动,但实际上校友和学生之间还是缺乏一座明显的桥梁。因此,活动之后她开始构想,如果能有一个类似社团的组织,连接起社会上的校友和在校生就好了。乐斯希望这个组织的名称能尽可能体现它存在的意义。“名字的诞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它是由岭院的‘岭’还有友谊的‘谊’结合起来的,体现



“岭谊”的名称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它是由岭院的“岭”还有友谊的“谊”结合起来的,体现了岭南人一家亲的感情。英文是“Link Easy”,连接更容易,就是一座桥梁的意思。

"岭谊"讲座结束嘉宾和工作人员合影

了岭南人一家亲的感情。英文是‘Link Easy’,连接更容易,就是一座桥梁的意思。”一切似乎进展得很顺利,但万事俱备,却在社团的申请上遭遇了波折。因为已有社团数量大,院方对新社团的审批需要反复考量。与院方进行长时间的协调之后,乐斯盼望已久的“东风”终于到了。之后他们遇到几乎所有其他社团都会遇到的困难,如邀请的嘉宾临时来不了,又或者是联系了很长时间的赞助最后没成功敲定。但他们都坚信历经风雨,岭谊会更加茁壮。“岭谊”创办至今,已有两年多的光景,曾邀请校友开讲座分享经验、举办座谈会等等。她虽然已不在其中担任职务,但仍旧兴奋不已:“最近我们还推出了‘知乎版’,同学们在上面提问,可以得到校友的回答。”

乐斯还说:“‘岭谊’于我而言,有着特殊的情感。大家意识到校友之间比校友与陌生人之间其实拥有着更多的共同情感和话题,不同届的岭院人不因‘局限’而疏远。”此外,她还强调,“岭谊”创建的目标是将实习和工作信息集中,实现透明化,给师弟师妹们打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如果有校友所在的单位需要招人,还能直接在这个平台上发布信息,这样,不仅资源能被更好利用,还提高了信息的传播效率。总而言之,它尽量地消除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产生的“信息壁垒”。

拼搏大四
跳出“井底”迈向“远方”

除了创办“岭谊”,陈乐斯还有几次值得分享的经历。因为顺利保研,大四一年,她先后在广州、深圳、北京等地实习。时间最长、到的距离也最远的一次是她在北京中信证券投行的研究所和总部的工作,整整有大半年之久。这是她勇敢而又冒险的一次选择,“当时我们殷并没有到北京或上海实习的传统。”当讲起自己为何做出如此大胆的选择时,陈乐斯说,离不开“岭谊”的“良性刺激”。在“岭谊”,她见到在社会各处打拼的校友,不光是扩展视野,也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她说:“‘岭谊’让我不再是‘井底之蛙’,让我意识到远在北京、上海还有那么多、那么拼的牛人。”“还有一件事情,让我更加了解自己。”陈乐斯开始讲述去北京实习之前,自己在上海的一段经历。“其实京沪各大投行部是不招本科生的,更别说是粤的本科生,当时我的很多申请都被‘打回’了。但我曾接到上海中信投行的面试电话,那是下午五点左右,他们要求我第二天下午三点须到公司面试。”听到对方这样的要求,陈乐斯当时

就很崩溃,对方接着说:“虽说你的简历还不错,但想想你也不可能来面试。如果稍后有空缺,再通知你吧。”这句话,刺激到她。在处理好学校的事后,当晚九点,她便急忙订了机票,凌晨五点多赶去机场,坐上了七点钟的飞机去往上海。当她准时到达面试现场时,对方很是惊讶。“我并不是因学历而没通过面试,我想进的那组并非没有招聘的意愿,而是因我拒绝了公司另一组的邀请而不便垂青。虽然失败了,但是我知道我还是有成功的可能的,只要敢于尝试。”之后,也发生过几次类似的为了面试而产生高额住宿费 and 交通费的事情,可陈乐斯说她乐意承担面试的风险和由之产生的代价,因为她想借此了解自己今后的方向。

善与人交
“交心,比一切所谓的交际技巧都重要”

实习期间,陈乐斯认识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其中包括“清北复交”、斯坦福、哈佛等高校的学生以及各行各业的人。“我现在的圈子里有三分之一是校友,三分之二不是校友。”她说起自己在北京实习前后的转变——不再害怕与陌生人说话,学会辨识别人是否真心待自己,也不介意去认识任何层次的人。在北京的日子很辛苦,她得到了中大校友的帮助和支持。从来自不同领域的人的相处中,陈乐斯自己也得到了启发——“我觉得人与人之间交往是要用心的,而不是为了某种目的或利益。在接触中,其实慢慢会感受到,交心,比一切所谓的交际技巧都重要。”她还感叹道,“我十分珍惜大家建立起的深厚友谊,这种友谊是不分年龄性别、不分职位高低的。”她也更加坚定自己的决心——“我有义务去帮助师弟师妹,这种互助的精神应该传承下去”。



广寒宫记

原本报记者 何青群
(2015届博雅学院毕业生,现为清华大学哲学系硕士)

那些建城前或即将建城时所流传下来的,与其说适合于纯粹的史记,还不如说适合于富有诗意的故事。对此,我既不想肯定,也不想驳斥。 ——李维《建城以来史》

我有幸在岭外的最高学府,即中山大学,度过了人生中最自由与张狂的几年时光。人过少年,如舟出峡谷,想象渐而阔大壮美,又仍带着晦暗熟悉的孤独。岭南自古人文荟萃,海波激荡,开风气之先。自故乡来到粤地,倍感欣然。入学不久,我即从历史系转入博雅学院,次年,随全院同学一起搬入位于康乐园东门的宫阙——广寒宫。从那以后,沉淀的念想,交汇着理想、友谊、爱慕、悲伤,便长久地系于广寒宫褪色的朱红与幽长的暗影之间。

我曾以为“广寒”之名对于一幢大学宿舍而言自然是戏称,前辈告诉我,民国时代,“广寒宫”属于中大女研究生宿舍,于是豁然解:“若到广寒宫,但道奴传语。待我仙郎折桂枝,拣个高枝与”。学术本来就是高寒之域,又以女性为之,岂非更加高不可攀?一九三三年,这座由中国妇女和新泽西州岭南之友共同捐建的学生宿舍正式落成,濒临东湖,右侧不远就是陈寅恪先生旧居寒柳堂。虽然其内部以现代建筑结构支撑,外观的设计却全然符合古典中国的审美。在荣光堂的走廊里,悬挂着黑白色照片记录的广寒宫,斗拱精致,青瓦素雅,屋宇恢弘,窗棂明净,一看就会联想到那种美好的民国风物,古老而青春,开放而恪守。二零一二年夏天,学院通知我们收拾物品,入住广寒宫,同学们闻之莫不欣喜。对于我们而言,那不是一座冰冷的现代楼房,而是一部触手可及、身在其中的温暖的历史。

我们就是带着这样的描述与幻想来到她的面前,然而相见之后,众人不禁一声苦笑:没有雕栏玉砌,甚至连清净的走廊都没有。黑白照片里的那位民国少女,如今早已宛如苍颜老妇。八十年的风雨侵蚀,只留下黯淡的屋瓦,破败寥落,泥土淤积,遍生青草。殿宇虽然宏阔,但笼罩着一层凝重的萧索。走近一看,房檐底下居然已经有好几个鸟巢,人一来,许多羽毛乌黑的鸟儿四散飞走。这阴气森森的感觉,使我疑心里面是不是住着白头宫女。

于是,搬入广寒宫之后第二天,全院同学进行大扫除。我们用水管接来的清水冲刷了宫内几十年的污垢,细细擦拭了每一面窗户,扫尽了走廊与台阶上的灰尘。一个书架搬了进来,一束束花草点缀了窗台,海报与贴画遮住了苍白的陈壁,乐器与书剑堆满了寂寞的屋角。学院安排男生一律住在一楼,女生都住在二楼和三楼。在幽暗的广寒宫的顶层阁楼,负责打扫的女生们稍稍有些害怕,那里的光微弱而稀疏,仿佛老者沉重的呼吸,不绝如缕。于是我和宋玉带着几个男生去帮忙。宋玉爱开玩笑,阁楼里瞬间充满了清澈的笑语,把一片片安睡了几十年的灰尘从屋顶的横梁上震落下来。从那时以后,宋玉再也没有上过二楼。

暮晚时分,我停下了手中的活,力倦神疲地坐在宫门外的台阶上,汗水湿透了衣裳。不久,思费、斯澄和沈博也走了过来,慢慢坐下。张凡捧着一大

盆金边吊兰走进宫门去,映挂挂好了浅蓝色的窗帘,从二楼的窗台向我们招手。晚霞飞动,醇厚如红酒,从宫门外那青草依依的高坡,沿着石板路,渐渐流波而到了我们身上。四周都是松树、柳树环抱,不远处有一株独立的挺拔高大的桉树,余晖中剪影隐约,迷醉的绯红散落在细叶之间,桉树清隽的身形,明暗从容,孤傲坚定,就像薄暮般美丽而惆怅。而霞光里的广寒宫,犹如扫去了一身污迹的仕女,焕然若新。这里住过诗人和哲学家吗?也许住过,但那时她们都还年轻无名,就和我们一样。沈博要宋玉给她念诗,宋玉念了一首据说是聂鲁达的诗:

我们有责任唤醒那古老的梦想
那梦想正酣睡在石砌的雕像中
沉睡在远古纪念碑的残骸里
昏睡在大地广延的寂静里
密不可分原始森林中
澎湃怒吼的河流中

广寒宫内部并不大,我住在广寒宫一楼的左边尽头,和我一起住的有薛和南、曾湘平、马潇。马潇是民谣乐队的歌手,好酒,经常大醉而归,深夜里扣得宫门振响。有时候他在宿舍写歌,点一盏橘黄色的灯,一边拨弄吉他,一边问我们歌词写得怎么样。我们便凭着读过几本王国维与尼采的书,给他胡诌。我有一次把自己写的一首写陈寅恪的五律作业给他,他也能唱得让人忘怀:

红颜悲衰朽,白首叹遭逢
心志翳尘外,身名寂寥中

大三以后,马潇很少回宿舍住了。在他的书桌下面,那把褐色的吉他变得很沉默。在广寒宫里,喜欢音乐的人很多。博雅学院的课程在主要的西方古典学之外,涉及美术、考古,还有音乐。甚至张卫红老师在讲授《论语》的课上,也会演示古典乐律,以阐释“子在齐闻韶”。故而在宿舍里,时而能听见铿锵的古琴声、悠扬的笛声,以及让我痛苦了半年的薛和尚拉的凌厉生涩的小提琴。席勒说过:“我们的文化应该使我们在理性和自由的道路上复归于自然”。假如没有古典学的余光浸润,我想我早已被它们包围;现代高校的普遍焦虑与浮躁,以及那些丧失了好奇的空洞的灵魂。我这么说,是因为我以为在课堂上曾听见过高贵的言辞,宛如黑暗土壤里绽放的花朵,那种独特的姿态使学者得以感受美学与美。惟其如此,我们才避免于成为工业模型的复制品,远离虚伪的笑容与满足,并保留了对这座古老的簇拥在芬芳花草之中的广寒宫的深爱。

午夜时我仍然未眠,看着陈迹斑斑的天花板,虽不知何去何求,心内的安定居然不减。窗外是月光下的草地,草地尽头是东湖的荷花。这里的一切都是默默创造的生命,是平静与优美的汇合。

比如声音。春雨连绵的时候,不要说春草茂盛的池塘里,在榕树下、花园里,在有一片春水淤积的地方,都会有洪亮起伏的蛙鸣,夹杂着雨水流淌、新虫清唱,萦绕着水气淋漓的广寒宫,仿佛仲春的合奏。转过盛夏,迅疾的台风接踵而至,从远处的波浪滔天的珠江之畔横扫而来,席卷过宫门外巍峨的大树,满目枝叶飘飞,连广寒宫上的青瓦也一块一块地敲响起来,伴着草木折断的清脆,弥漫四野。至于深秋,在秋色来临的前一天晚上,我一定会在床上听见宫檐上悬挂的铜铃如飞马疾驰,传来北方的秋寒南下的消息,于是渐渐地竹席生寒,芦花飞白,青草凋微,忽然梦见涉江弄秋水,早晨起来双脚生痛。

又如花木。住在广寒宫里,季节的更替既是清晰的,又时会使让人忘了斯年斯月,仿佛一下子从冬到了春,一下子又从春折返回了夏。这里似乎永远远泡着南风的润泽,摇曳着长年不败的花木。推开窗户,就能看见马岗顶的蓊郁的树林,青翠蔚然;而广寒宫附近,缀满枝条的紫荆花犹如粉色的春云,缤纷绚烂。广寒宫外停满了我们的自行车,紫荆花一整条、一整条地飘落下来,慢慢地就盛满了树下的车篮。晋人嵇含在《南方草木状》里记载朱瑾,其言曰:“茎叶皆如桑,叶光而厚。树高止四五尺,而枝叶婆娑。自二月开花,至中冬即歇。一丛之上,日开数百朵,朝开暮落。”因其形似,我一度误以为朱瑾就是紫荆,她们同样具有无比漫长的花期。如春天时在花下开始恋慕一位姑娘,说不准到分手的时候,那紫荆依然在枝头默默地盛开着。大三时一个流萤闪烁的夜晚,我在广寒宫填了一首《蝶恋花》,后两阙写道:

从此长吟兼风絮,细雨声中,但觉年华暮。
日日殷勤无问处,一任风信频来去。

此后课业繁重,很少悠游康乐的意趣。但东湖的荷塘我还是经常去的。说句实话,荷塘才是广寒宫真正的风致。大四以前,我每日清晨到荷塘边读书。盛夏时节,荷叶远远相接,随风摇曳,荷瓣圆润鲜活,清晨所见,像殷红的火苗,点燃了满池苍碧的流水,仿佛让雨丝也在清梦里燃烧了起来。转瞬寒秋,荷塘忽然沉静了许多,荷叶纷纷低垂,透亮的青碧色也已然展开了枯槁。枯荷萧索灰黯,依旧傲骨嶙峋,磊落不失气度。由是,我更爱这一方素雅的荷塘。

二零一四年,中大出版了《康乐芳草》,副校长陈春声作序“玉在山而草木润”,大师兄曾作一联而对:花如海以广寒开。

距离广寒宫不远处,出了东门,就是车水马龙的广州街道,街边有一家我们经常光顾的旧书店。显瑜师姐曾跟我说,走出了学校,待不久,耳朵里就盛下那么多冗杂的烦躁。只要一回到广寒宫,就如同跋涉千里,访友而归。

三

我曾在广寒宫外向姑娘告白三次,全部失败。好在有酒,略饮归来,见疏星淡月,在松林间撼树而间,只得到怪鸟几声戾叫。薛和尚知道了我的处境,引索福克勒斯回答我:生命中次好的东西,亦不可长存。后来,我果然患上了轻度幻想症。马一浮有诗曰:

何名为儒,动静一如;何名为佛,不留一物。

这种时候,便想临高饮酒,便想独自抽烟。我是在河北平原的一处极偏僻的农村学会了抽烟。那时学院安排我们到河北下乡支农,地处落后,民风淳朴,递上一支烟,双方便解除隔阂,畅所欲言。在广寒宫的西侧,有一处树荫深沉的角落,小径曲折而通。在万干霓虹灯包围的中大的夜幕中的一片纯净的黑色里,手中的烟头犹如燃烧的火把。我居然无比怀念那样的时刻,就像我们一同在舞台上表演古希腊悲剧,在寥廓的海岸边等待圆月高升。《会饮》里说,爱神是贫乏神和丰富神配合所生的儿子,他一贫如洗却能感受世界,源源不断,润泽了广袤的心灵。事实上,我们也一贫如洗,但无论我们身在大洋彼岸的滚滚人流,还是河北、河南的炙热的庄稼地,或是雅典卫城那巍然的石柱下,我们都知道,我们会穿越遥远的时间和地域,回到广寒宫中的灯火温暖的某个房间里,把酒杯碰得清亮,哀伤或戏谑地向周围的人述说那些平凡的故事。

然而总有一次,怕是再也难回来了。透过宫中稍微的光线,我看见宫前高坡上离离的青草,落着瘦长的桉树叶与纤细的紫金花瓣。高坡上蜿蜒着一条石板路,草叶茂盛时几不可见。沿着高坡向上走,美丽的广寒宫就会像一轮硕大盈满的明月冉冉出现。在这高坡上,每到风清月朗、课业解除的假日的夜晚,我们便围坐在柔软的草地上,把水果、糕点、饼干放在中间,再搬来一箱啤酒,游戏说笑。谈论自己所知道的尚肤浅但绝不虚妄的诗歌、哲学、历史、电影,以及荒诞不经的爱情。仰见明月,不禁浮现出希腊诗人荷马的吟唱:

这些人怀着雄心壮志,在降地的空隙上
整夜坐着等候,升起无数的营火
有如高天的天际,明亮的月轮旁边
星光闪烁,大气无风一片宁静

在要离开广寒宫和博雅学院的最后一个月,我开始回想那些背负着哲理的凝望与远行,经过几万里漂泊之后在挚友的眼睛里看见两鬓萧疏的白发,以及那些在时光隧道里不断回闪的同学的笑脸。每一盏宿舍的灯火都曾彻夜长明,与繁重的阅读以及思考在孤寒中相伴。大雨飘泼时,我曾亲见宋玉抱着厚重的书籍而不顾全身浸透;即便因顿顿晚饭只能嚼菜根就饭,国双也要一箱一箱地买书。从《伊利亚特》到《史记》,我们已经多次被深重的悖论导向晦暗如洞穴的迷局,要么继续提灯而行以及时刻准备偶遇悬崖与激流,要么折返来路,立即就能获得平庸的安适。然而,我想那些与我同行的伙伴们都知道,世上还是有人喜欢这种冒险;美好的生活本身就是最艰难的事业。马潇把他的吉他送给了二楼的师妹,张凡把养了多年的花草都放在了宫前的花圃里,我与薛和尚一起写作了毕业晚会的剧本,他扮演了一位精灵,我扮演了我自己。在离别前的一次聚餐上,大醉的甘阳老师搂着我的肩膀说:“小子,到了北京,快给我找个姑娘。”那天晚上,我梦见刚刚来到广寒宫的第一天,草木如新。

会有人记得我们吗?我说,不会有人记得我们,但是广寒宫会记得我们。六月的一个清晨,我离开了广州,离开中山大学,离开了生活了许多许多年的广寒宫。后来,每当有人问我,你从哪里来啊,我就会微微一笑,心想告诉他,我从月亮上来。



所以,当师弟师妹向陈乐斯咨询保研、投简历等问题时,她都一一回复。“在北京中信投行,每天的工作强度都很大,一天直到晚上十一点多才从项目现场返回。返程途中我都会抓紧时间回复信息。”老板也曾打趣地问她,是不是下班后的时间都用来回复留言了。但她说:“回答他们问题的时候,我会想起自己保研找实习的时候,师兄师姐也曾耐心答疑。”陈乐斯还加入了一个咨询类创业团队,主要提供留学和职业规划咨询服务,个人一个小时可得300多元的工资,但她却无偿提供咨询服务。当同事问每天无偿地花那么多时间是否觉得很亏,陈乐斯坦言:“我觉得两件事没有可比性,我不可能向师弟师妹收取费用。”

当下与未来

现在的陈乐斯,研一在读,说到自己此刻的心情,她感慨万千:“我觉得很欣慰,因为看到在我之后,有很多师弟师妹会勇敢地‘豁出去’,选择到北京或上海去实习。我还很感谢‘岭谊’,能够真的实现‘开放’、‘包容’的精神,传承‘岭院一家人’的宗旨。我也是凭着‘家人们’的支持,才能克服种种困难,走到今天。”“如果要给师弟师妹们一些建议,我想,我希望他们先认真学习,然后争取到京沪这些金融业发达的地方锻炼一下自己。”

讲述完之前的经历,陈乐斯说:“现在的我没有当初拼了,会更加注重生活质量,做些自己喜欢的事情。”课余时间她学瑜伽、钢琴、制作饼干、巧克力。“如果想要活得更美好,就必须而努力,但是努力的同时不能抛弃自己期待的生活。做瑜伽时的冥想和弹钢琴时的专注,能让我浮躁的心平静下来。”

(上接第3版)高兴地得知,当习近平主席与泽曼总统签署中捷《联合声明》和多项中捷合作协议,会场里奏起《沃尔塔瓦河》乐曲,两位国家领导人在乐曲声中相互道别……让美丽的河流见证中、捷两国的伟大友好关系牢不可破。

在查理大桥边欣赏天鹅

地陪导游指点我们在大桥一侧有个欣赏沃尔塔瓦河的最佳位置,的确,敦实的大石桥,一座座石雕,对岸的“捷克式红顶”房屋,远处的捷克式尖顶尽收眼底……河里还有“白色漂浮物”,呀!那些都是白天鹅!它们或游弋在河心,不畏船只的往来,或停在河边树荫下“聊天”,还有小野鸭陪伴,与人共享这里清澈的河水。

又正好看见一只白天鹅潇洒地穿过桥拱,并在做展翅欲飞的“准备动作”;起飞的那一瞬间,在水面上划出漂亮的“水线”,这是多么美丽又难得的一瞬!我抓住下来了,多开心!我久久地站在河边不舍离去,似乎有一种获得“大恩赐”的内心感动难以平静,思绪的翻滾一时“刹不住车”……这沃尔塔瓦的水有多干净几乎无需再说明,天鹅对所生活的水域要求是极严格的,干净的水里生活的小鱼小虾和水藻才会被天鹅食用……而水城的洁净却是一个“综合性”系统问题:有赖于游船所使用的燃料是清洁的,不会污染河水;有赖于两岸的居民不向河里排放生活污水;也有赖于游人不住往里丢垃圾等等。这些显然已经形成一种固有的意识和行为常态,构成一个良好的大生态平衡及其动态关系。

这里的人们对河里的可爱生灵已经习以为常,没有人会像我这样看到天鹅起飞就激动不已,甚至要以手遮嘴,差一点叫出来!当我对导游谈到这些的时候,他对我说:“这是一种观念的差异,也希望中国游客能转变观念,不要一看到水里游的就会问有几斤啊?炖着好还是清蒸好?”导游的一席言又令我回想起有过经历。例如我们代表团一行人在加拿大由老朋友开车带我去观赏尼亚加拉大瀑布。一路上看到不少飞禽,有些甚至降落在郊外野餐亭里的餐桌边上,它们就是如此“不怕人”!我们一行人中有人竟兴奋地说:“还不顺手捉一只?”这飞着的禽鸟更鲜美,肉很实正……”老朋友立即制止说:“那可不行!也不该这样想!”我记住了这个“片段”,不断地思考这里蕴含着什么哲理呢?

还记得一次游历黄山时,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在追逐一只松鼠,还叫他的妈妈帮忙“抓住它!抓住它!”同年到加拿大后,在路边的树上,树旁都能见到松鼠,我曾顺手给一点果仁碎,那松鼠竟跳到我脚边开心地地捡着吃,吃完还抬头看着我——当时我真是心花怒放啊!

为什么这些可爱的小动物在人的面前竟会有如此不同的“待遇”呢?再说近年,在大小宣传阵地里讲了这么多关于“生态建设”的问题,我每次经过中大西区“小西湖”的时候,我每次经过中大西区要是会有游动的的小鸭子该多好!”但是又立刻“自我否定了”。因为难忘不止一次看到个孩子用带小网的竹竿在水里捞什么,还大声叫;这边!那边!走近看原来是有几只小乌龟,被孩子们吓得时而浮出,时而潜入……如此这样,怎么可能有小鸭小鸭呢?

多么希望这次习近平对东欧“里程碑式的访问”不仅叩开中东欧的大门,掀起新一轮的商业浪潮,也希望并相信合作文件中所提到的包括环保等新兴领域创新合作得以实现,捷克及中东欧那种创造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能够更深刻地影响中国国家与国民。

如同我们在沃尔塔瓦河边、古老的查理大桥上,所感受捷克那红屋顶上下的深厚的文化中古典与现代并存的和谐理念。